

走近赣州的老人店

陈阿姨肉丸:

不变的美食记忆

□记者喻晓佩 文/图

在章贡区小南门中段,有一家名为“陈阿姨肉丸”的小店,店主是一对年过花甲的老两口,从走街串巷挑着摊子叫卖到开店经营,风风雨雨30年,乌发添银丝,变的是身形与容颜,不变的是对美食的追求与对顾客的热情。

坚守初心做美食

陈阿姨名叫陈爱秀,丈夫叫刘志刚。1995年9月,原本在宁都乡下务农的夫妻俩为了更好的生活,来到赣州老城区谋生,他们听从陈爱秀妹妹的建议,决定做宁都肉丸的生意。

那时,赣州街头没有一家宁都肉丸店,市民也基本上没有吃过这道美食,陈爱秀只能挑着担子沿街叫卖。“我永远都记得第一天挑担上街卖肉丸的情景。那是1996年9月1日,京九铁路通车的日子。我挑着担在街上走着叫卖,走很久都没有人响应,只有偶尔遇到宁都老乡才会尝一尝。几天时间,我走烂了一双鞋也没卖出几碗……”回忆起刚到赣州时的艰难,陈爱秀眼眶泛红,但倔强的她没有放弃,而是咬牙坚持了下来。

宁都肉丸是宁都县的传统名菜,属于客家菜,是过年、办喜事、做客、乔迁、出行等场合接待客人的菜肴之一,也是宁都客家人过年或办喜事必做的一道菜,意指团团圆圆、美满幸福。

陈爱秀告诉记者,宁都人做肉丸很讲究,多少肉放多少红薯粉,都得用秤称好,放多了做出来的肉丸初度



陈爱秀在通过微信接单。

不够,放少了肉末的黏结性不好,容易散开不成形。猪肉一般取猪的前臀肉,因为前臀肉更细嫩。哪怕在生意最差的时候,她也没放弃对品质的追求。每天凌晨三点多,丈夫就要起

床到菜场去买回仍带有温度的新鲜猪肉,她则生火烧水,手工剁肉,再调配好红薯粉和盐味等,制成丸子沸水下锅煮熟,再捞出沥干,备用。客人要吃的时候,她再用大骨汤将备好的肉丸煮开,不论是用她秘制的辣椒酱加入猪油、葱花干拌,还是带汤吃原味,都咸鲜可口,营养美味。付出总有回报,宁都老乡吃过术后均赞不绝口,一传十,十传百,她的肉丸从无人问津到供不应求,终于做出了名气。

知足感恩得幸福

1998年,陈爱秀在征得城市管理部门同意后,固定在大公路的钓鱼台巷口卖肉丸,不用再走街串巷了。那时,每到上午6时至8时、下午2时至4时的时间段,她的摊位前都围满了或坐或站吃肉丸的顾客,形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

2003年,陈爱秀在赣州市小南门买下了一套住房,拼搏多年,终于

通过不懈努力圆了在赣州的安居梦,2000年,陈爱秀在铁厂下租了一个小柴间,在门口摆起了摊,每天,仍食客盈门。2013年5月,她在赣州一中后门的小南门租下了一间数十平方米的店面,正式开起了宁都肉丸店。

采访中,记者不时看到有带着孩子来吃肉丸的顾客。其中,一名姓方的女士告诉记者,她今年40多岁了,最早就是在钓鱼台巷口迷上吃陈阿姨肉丸的。之后,陈阿姨搬到哪里,她就跟到哪里。结婚后,她带着老公来吃,生了女儿,又带着女儿来吃,现在女儿在附近读高中,经常放了学就来这里吃上一碗肉丸作为晚饭,再回学校上晚自习。

陈爱秀告诉记者,像方女士这样两代人都是其忠实顾客的例子不胜枚举,更有三代人都是“陈阿姨肉丸”的拥趸。有一位和她年纪相仿的大妈,最早是在铁厂下开始吃她的肉丸,后来带着女儿来吃,现在隔三岔五会带着外孙女来吃。

从一碗肉丸1元钱还卖不出几碗,到一碗肉丸15元一天要卖出近百碗,陈爱秀说,法宝只有一个:那就是坚持。由于早年太辛苦,她落下了肩颈痛的毛病,因此近年来,她无法再手工剁肉,而是采用了机械绞肉,但制作肉丸的选材与步骤均与之前无二。这也让顾客们感叹,她的肉丸多年来口味不变,仍是他们喜爱的熟悉味道。如今,她还通过微信平台为顾客提供塑封包装的肉丸,并配上自己熬制的猪油与辣椒酱等调料,方便顾客自行烹饪。

如今的陈爱秀过着平静的生活,每天卖完肉丸就回家。问及哪年不做了,她给不出确切的答案,只是说,只要顾客还想着来吃,自己还能动,就一直做下去,等哪天实在干不动了,再说吧!回想起这几十年的光景,她说,遇到挫折困难,大多哭一场就舒服了,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坎。何况,还有家人在身边。在她的心里,除了感谢那些新老顾客外,最想要感谢的人便是丈夫刘志刚。生活中每一次的风雨都是丈夫陪她一起度过,默默地在身边守护她、支持她,而这份相濡以沫的感情,正是她最大的幸福。

老有所忆

红本记

□丁瑞来

我的工作多年来平常如流水,然而,退休前却有数年令我刻骨铭心的职业转换时光。前几日,接到退休单位的电话,称市局将举办纪念《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施行十周年的演讲比赛,请我润色一篇讲稿,那一段尘封的往事蓦然掠过心头。

2015年末,已过知天命之年的我被选调至机构整合后新生的不动产登记部门工作。我们独驻一栋尚未完全竣工的大楼,依托临时接入的水电网络,在一张白纸上,开始擘画崭新的不动产登记蓝图。

回望来时路,那一枚枚沉甸甸的“红本本”,已悄然嵌入万千门户的根

基,成为烟火日子里可凭可依的磐石。从“群众跑腿”到“数据代跑”,从“分散孤岛”到“全市通办”,每一次流程的精简与效率的跃升,都凝结着政府部门改革的决心与为民的智慧。人们接过那本证书,指间所感的沉重,远非纸张本身,分明是“为民服务”的暖流在无声奔涌。

记忆深处,2015年12月,编号000001的证书,开启了不动产统一登记的大幕。百姓轻抚证书鲜亮的封面,脸上绽开灿烂笑颜;企业老总手持“抵押登记”证明,在融资路上筑起坚实的“信用基石”。每一本证书背后,都静静闪烁着“人民至上”的初心光芒。每一本郑重递出的证书,都是我们对万千民生期盼最庄重、最深沉的回应。

“国有矿权+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组合入市,同步实现“交地即交证+抵押登记”,开创全国首例;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交地即交证+抵押登记”成功落地,打造全省首宗;土地承包经营权不动产权证书,创建全省试点先行。十年光阴,我们颁出了30万本产权证书,每一本鲜红如火的产权证书,都折射出民生福祉温润的光芒;每一次严谨细致的登记服务,都传递着这座城市脉脉的温情与深沉的大爱。

当我将润色后的讲稿交给单位时,深情回望退休前最后一次整理的办公桌,最后一次打扫的走廊与卫生间,其情其景,依然历久弥新。我忽然相信,这片土地里深埋的,不仅是种子,更寄托着无数个太阳升起的明天!



陈爱秀的丈夫刘志刚在为顾客舀肉丸。

扫盲旧忆

□邱金煌

买了四盏三叉煤油灯用于照明。这种灯虽省却许多麻烦,但光线不强。哥哥便建议大家开垦荒地,用收入作为夜校的固定资金来源,来解决夜校的照明和学习用具等开支。大家说干就干,经过努力,一亩多的荒田开垦了出来,大家就把它叫作“夜校田”。当年就收获了七八百斤稻谷,并把卖粮的钱买了一盏汽灯。这汽灯把厅堂照得如同白昼,学员们学习更有劲了。

这之后的1956年、1958年又有两次扫盲高潮。1958年时,我正读初中

二年级,被学校分派到附近生产队去扫盲,我指定为一位大嫂读书识字,而且要包教包学,保证检查验收过关。连在校学生的力量也被调动起来了,可见扫盲活动有多热烈。

1982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提出,要在20世纪末,全国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使青壮年文盲降至5%以下。于是,各地的业余夜校又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一场持续数年波澜壮阔的普及教育和扫盲运动又再次兴起。

那时,我已是一所小学的校长,负

责全村的普及教育和扫盲工作。我首先对全村人的文化状况进行了摸底,建立了村里的《文化户口册》,之后便按年龄段开展工作。对于在少年年龄段的辍学儿童,学校和村委一道劝其返校“插班”,完成“九年义务教育”;不适合在全日制学校就读的超龄青少年,统统要参加“速成班”学习,直到领取“脱盲证”为止。为此,全村办了一个“扫盲速成班”,学校抽调了一名专职教师负责授课。三个月后,这几十个学员大部分都能认识一千五百字以上并领到了“脱盲证”。1985年,经上级工作组检查验收,认定瑞金基本达到了无盲县标准。

回首往事,我为能深入参与扫盲这项利国利民的运动而感到自豪。



岁月峥嵘砥砺前行 龚映华 作

“讲文明 树新风”公益广告

食物多样搭配
树立科学健康饮食理念

中共赣州市委宣传部 赣州市文明办 赣州市融媒体中心 宣

